

春上玲珑山

青州西南那绵延的群山里，一峰柱天，门开即见，如乍开的芙蓉，又似簪满珠宝的王冠，那就是我魂牵梦绕的玲珑山。

字峪

小时候，常与伙伴们在山上挖菜、割草，也在那里嬉戏。一天，祖父指着山阴的那条谷告诉我，这山谷叫“字峪”，里边的山崖上有大字。那时还不太识的那些大字，后来才知道那大字是了不得的，也就知道了这个叫“字峪”的谷，便是书法界无人不晓的白驹谷。

阳春三月，走进白驹谷，李花如雪，桃花正笑，森森古木正吐着翠绿。黛黑色的石崖立在两侧，斑斑的苔藓附在石上，像粼粼的铠甲，显示着幽幽的岁月。

绕过十几株高大的柿树，越过几道高高的石堰，西侧的山崖赫然现出了郑道昭的擘窠书：“中岳先生蒙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。此白驹谷。”字径逾尺，气势博大，沉着端庄，雄肆其外而又秀穆其中。当年康有为读后慨叹再三，誉之曰“庄雅凝重，美于观望。”

立在刻石前，凝眸回望时光的隧道，似乎就仰见到英武儒雅的郑公。

513年，年近花甲的郑道昭离开了光州，出任青州刺史。面对着兵荒马乱、天灾频仍的青州，郑公励精图治，不久便现出升平的气象。政通人和了，郑公也就常常出来看看风光，既体察民情，也释了案牍劳形。山水旷野，郑公皆爱而抚之，对玲珑山则更是情有独钟。

玲珑山又名百峰山、石杲山，是殷代逢伯陵氏的封地。山上建有逢公祠，汉元帝曾派近臣前来御祭。晚年的郑道昭深爱老庄，看看玲珑山，拜拜逢公祠，与道人谈谈玄学，这对他来说，是畅心而乐为的事。山顶通天洞的石壁上，郑公题刻了“蒙阳郑道昭白云堂解易老也”。看这幅刻石，也就窥见郑公游玲珑山的志趣了。

匆匆就是三年。郑公调京城洛阳任秘书监，加平南将军。回首宦海沉浮，郑公对仕途已是十分淡泊，而这玲珑山是他释易解老的佳处，自然有着几分眷恋，便携了书童，来与玲珑山作别。他缓缓地走在山坡上，看山，山峻；看树，树美；就是那黑油油的山土，也感到分外的亲切。

天黑了，就宿在逢公祠。道长磨墨伸纸，请这一州之长、大名鼎鼎的书法家题字留念。郑公凝神静思片刻，提笔濡墨，抑扬顿挫，把对玲珑山的情和意倾在了笔端。道长诚惶诚恐地擎起，恭恭敬敬地刻在这白驹谷的石崖上，这山谷也就名之曰“字峪”了。

诗经有言：“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。”如今，白驹已经远去，这谷也就真的成为空谷的山谷了吗？

郑公的法书影响着后人，更滋润着玲珑山的周围。这里虽不说人人皆儒，家家墨香，但读书习字，千百年来蔚成风气，对书法更是有些偏爱。有人就搜集了20世纪名家法书刻在这白驹谷，林林总总，约有百幅，真草隶篆行，五体皆备，恭列于郑公刻石的周围。
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。”字亦复如是，因此才有了这群星拱月的景象。

极顶

白驹谷的上端是神泉，泉口由一块整石凿成，岁月把它打磨得光亮，层层绿苔萦绕在周围，晶莹清澈的泉水四季不涸，淙淙而下，掬一口襟怀若涤，神悦心清。

过神泉，经“蒙阳郑道昭解衣冠处”，登上高岗，俯视白驹谷，郑公刻石及近人的书作在苍茫的树石间隐约可见。

南上是层层石阶，如一道天梯铺了下来。仰看山峰，四面壁立，危石峭拔，算得上境幽景异。天梯虽高，有阶可登，幽异之景，不可复得，相鼓舞而上，越三百级台阶，就坐在了岭脊上。

从岭脊东上是玲珑山的主峰。这主峰如一尊巨石，卡天门和南天门又把这尊巨石二分为三，远远望去，犹如书案上的一个笔架，典雅而又惟妙惟肖。攀过累累巨石，就登上了玲珑主峰。这峰，势险，石奇，洞幽，四面绝壁，直插到云天里去。缘石登上极顶，顶方不过三丈，平坦如塬。山草匍匐在石崖上，破石而出的杂树，曲折而坚韧地靠在石壁上。

轻轻地走在这小小的塬上，天风呼啸，如振羽凌空。不可喧哗，怕惊了云霓。颤颤巍巍地直起身来，极目瞭望，天地间，玲珑峰顶耸在了正中，环峰群山皆拱手来谒玲珑。

高矗在这峰顶的瑶台，是一座无梁建筑，巍峨可观，可惜琉璃瓦已经飞走，王母娘娘也已经去了。祠外四五幢断碑载着岁月，静静地卧在草丛里，荒寒中又有一点儿凄清。若讲排场，是需要金碧辉煌，如果要体味一种情感，这凄清倒别有一番滋味。西侧是玉皇顶，顶平如砥，惜无路可攀。康乾时，南天门上筑有一桥，可从玲珑顶达玉皇顶，惜南天门早已倾圮，只有墙基还呆呆地立在那里，似乎是在诉说着过去那如虹的辉煌。

玄洞

走下极顶，出南天门，是瑶池。瑶池中有巨石，曰“飞来石”，那飞来溅落的姿态，会让人倒退半步，担心溅起的水花打湿衣衫。这“飞来石”厚厚的、圆圆的，如鼓。史书上说玲珑山有石鼓，乱年自鸣。元人著的《齐乘》上说，石鼓已不见。可如今让人疑心这“飞来石”，就是那石鼓，只是时逢盛世，不自鸣罢了。

瑶池的东南，巨石叠掇，耸在云际，顶端一石如从天降下，似乎还没有落稳，正在随风晃动。只有那天地造化才能臻于此境。静静地驻足看了，冥冥里觉得这飞来石当是女娲补天所遗，藏在这青峰的一侧。仔细看那斑斑石纹，如天书，感觉里似乎这就是刻了《情僧录》的那块石头。后退几步再看。这石与那层层底座连在一起，又像是一座塔，在斜照里闪着熠熠的光，也许是李靖把手中的塔放在这里了吧！

说这是李靖那塔，是看了牛腿洞突发奇想的。这洞的正中伸下一石，酷似牛腿。大概是老子骑青牛路过此山时，一条牛腿陷在洞里，化而为石的。那李天王看见老子与青牛停在这里，便来谈经论道，也就把宝塔放在一边了。

从峰之阳进牛腿洞，曲曲折折，眼前一亮，竟到了峰之阴。走出洞来，看那长寿洞、串心洞、通天洞，参差而列，洞与洞又上下相通，前后串联，如七窍玲珑。

走在观音洞里，重叠往复，幽深无限，一转弯，透来一道亮光，向前几步，豁然开朗，不经意间，又回到了峰之阳。那洞口就在绝壁上，不可上，亦不能下，只得囿于洞内，管窥南山。这南山，一望如雪，那满山的杏花，散如点粉，片如卧云，朦朦胧胧，袅袅蔼蔼，恰似一幅《春晓图》，只是尺幅大了点儿，否则早就让人携去张挂在书房里了。

晚照

迎了夕阳下山，回望主峰，晚霞点染，紫光微微，一只苍鹰盘旋在山崖间，几只红喙老鸱飞归岩巢。老乡正荷锄下山，炊烟也从谷中升了起来。

走出白驹谷，一轮圆月悬在山峰的上空；星星一颗、两颗，亮在天际；灯火三盏、五盏，嵌在岭上，隐在深谷。在朦胧里回望，山高月小，一片清冷。

玲珑山不是八面玲珑，只是孤巍的一峰。这峰，壁立千仞，无邪无欲，轩昂的器宇直逼青天。望着这峰，激情难抑，直令人掉头欲返。

中国书法协会会员，潍坊市作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王庆德